

說部叢書

初集
第四十一編

寒牡丹

哀情小說

(卷上)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寒牡丹卷上目次

第一回

遇奸

第二回

喪母

第三回

行私

第四回

悔罪

第五回

拒金

第六回

謁邸

第七回

覲雛

第八回

索犯

第九回

婚刑

第十回

濁富

第十一回

發簡

寒牡丹 卷上 目次

第十二回

蒞鄉

寒牡丹卷上

第一回 遇奸

維時正在冬令。日已黃昏。劈膚裂肌的寒冷。華氏寒暑表。在十九度。街上路燈的光。黯淡無色。又被濃霧罩住。更覺幽慘淒涼。擡起頭來。天上歷歷落落的星影。沒一粒看得清楚。地面上被大雪遮滿了。那雪塊凝結得比山石還要堅固。那時見一處所。在街頭簷下。停著一輛忒雷架。中國古時名爲橇。這樣東西。約略像似車子。用牛馬鹿等物拖著。在寒帶之國。甚多。專用他乘載客人在冰雪上行走。忒雷架上。有兩箇駕駛的人夫。坐等客人。蜷著身子。在那裏發抖。只聽得一箇道。哎。好冷哪。他們還不去麼。一箇應道。可是哩。這樣冷天夜裏。他們却去飲酒作樂。叫咱們受苦。一箇道。哼。只怨我們命不好。一箇道。不錯啊。兩箇人正在怨聲怨氣。幾乎凍僵。忽然聽見有相叫的聲音。一箇連忙應道。哦。哦。貴客麼。話猶卡了。只見勇氣勃勃。出來三箇。好像紳士的人。身穿皮外套。頭戴皮帽子。撲撲的跳上忒雷架之上。加上幾鞭。像射箭

般朝那邊駛去。沒了影蹤。惟見寂寂寥寥。玉砌銀裝的沙漠。天地空闊……看官。你道所說的這街頭。是什麼所在。原來乃是俄羅斯國。京都聖彼得堡城內附郭地方。這個去處。一面一帶都是古色斑斕的小戶人家。對面是平野廣闊。一片乾田。外圍著六尺多高的牆垣。那些人家的小窗戶。處處臨著街道。爲因防禦寒氣。都造起二層樓。窗外簷下。排列許多盆栽花草。裏面是懸著白色窗帷。這一帶房屋住著的什麼樣人呢。大都是小康之家。寡婦之家。年老食國家恩俸之家等類。多是勤儉質樸爲生。所以這條街上走著很爲冷僻清靜。有些陰氣蕭森似的。但則道路甚寬。空氣流通甚好。太陽光也映得多。前面一片曠田。田外接著漫天樹林。濃鬱無際。游目騁懷。也是很好。那些清閒沒事的人。茶餘飯罷。揭起窗帷。向外邊憑欄眺賞。好不快心爽目。其樂無涯。却說這一天爲時已是黃昏。家家喫罷晚餐。又到了登樓眺望的時候。颯颯夜風。直向窗櫺上吹拂。街上忒雷架的馬鈴。聽著總是悲涼哀切的聲音。一種感傷慷慨。直逼心胸。衝動腦筋。那鈴聲漸漸近了。更聽見轎輪軋在雪中。颼颼的

響。只見二三輛武雷架。跟隨著駛到窗下。約莫共有六七人坐在其中。夾雜男女的嬉笑聲。歌唱聲。擾攘聲。一片闐亂。飛奔而去。哦。原來是陸軍士官。喚幾箇娼妓。同去飲酒的。待他過去之後。那憑欄眺望的人。還倚在窗檻上。自言自語道。啊。又是紅茶館嗎。一面說著。一面閉了窗戶。回身入去。這且按下。你道紅茶館是什麼。乃是這條街道盡頭一家酒館。子本來是箇小酒家。那些到京城之內的小車擔夫等。路過這裏。口渴累了。必停止下來。入去喝那麼兩三盃。不料他遇著好造化。漸漸繁盛興旺起來。如今已變成很有模樣的酒飯館子。有的說從前這近傍之處。有人前來大大的鬪一回劍。爲因有這箇古跡。這地方就出了名聲。連那紅茶館也人人知道。成了老店。烹調食味。是不必說。就是座位以及小二伺候的人。樣樣美觀。巴結週到。竟轟動了聖彼得堡一班貴人紳士。常常來到。作爲獨一無二的會場。因此上來的客人。也都是上流之人。那些中等以上的。幾乎不容他駐足。這是男子的話。若說女子呢。却只有歌唱舞妓。來到這箇地方。且說這一晚的寒氣。格外來得兇。凡遇冷天。那些

乘坐忒雷架前來飲酒的紳士。越見得比常加多。座滿盃空。擁擠得沒有插足之地。只覺燈紅酒綠衣香鬢影之間。笑語喧譁聲音。和雷霆波濤般洶湧。真是人間天上。長樂未央。直過了十點鐘。纔大家一齊撤宴。到得十二點將近。纔漸漸一起一起走了出去。那時忽見酒館門外行人絕跡。風雪漫天的沙漠之中。有非常迅速飛也似駛過來一輛忒雷架。上面一列坐著三箇年少陸軍士官。箇箇都是爛醉如泥的模樣。忽聽一箇喊道。這這車夫馬跑乏了。俺們須歇息則箇。耽會兒趕快駛到紅茶館去。好麼說罷。那忒雷架已暫時停了。那人又道。啊。快活。快活。大大的快活。又一箇接著道。沒甚快活。那廝們爲什麼不和俺們一同前來。不是太藐視人麼。他說生平不知道酬人好意。那實是詫異的話。實是可惡的奴才。原來這第二箇開口的。乃是一員參將。名叫柯列基。當時第三箇聽了柯列基的話。也接口道。往常總來的。獨有今晚不來。這是什麼道理。第一個道。馬麗愛他說。爲因我和柯列基都喝得大醉。實在可厭。因此不願意來。柯列基道。怎麼說。咱們喝得大醉！小喝是小醉。大喝就該大

醉。這是自然之理。難道因爲怕要醉。就不喝酒麼。任是大醉。却便怎樣。任是大醉。那厮們卻便怎樣。那些膽大妄爲的奴才。竟敢糟蹋爺爺麼。俺柯列基參將。爲因愛醉。這纔醉的。他是匹婦分兒。能說那糊塗話嗎。俺！第一箇又道。著啊。好好待俺前去。將這話對他們說知。你二位不知。這紅茶館的酒。好得很哩。柯列基道。何消你說。第一個道。你們可是想見見女子麼。柯列基又道。何消你說。第一個道。咳。方纔說的。竟成了讖語。這會兒俺們來的路上。忽地遇見個十分嬌美的婦女。柯列基道。哼。那個很好。爲何不就叫了婦女同行。第三個插嘴道。這會兒不已是十二下鐘嗎。這樣冷僻的所在。還有女人過去嗎。快些走罷。第一個道。不過啊。過啊。在我前面的美人。確是向這裏而來。只稍微等待。必然立刻就到。柯列基道。有趣有趣。橫豎俺們等待他罷。且往紅茶館去。說話之中。那酒醉模樣。最清醒的。乃是第三個。他也是參將。姓名叫做李召夫。他那時回過頭去。向原來道路上遠遠探望。果然不錯。那大地一白之中。隱隱有一點黑朦朦的人影。李召夫大喊道。噢。噢。那個麼。果然不是女子麼。

第一箇道來了麼。噢。噢。那箇正是。正是柯列基道來了！老天之賜。老天之賜。過了一會。那邊人影子漸漸近了。確像是婦女姿態。一步一步。指著這邊而來。等待不及的柯列基早已不耐煩。撲的打忒雷架裏飛跳出來。趕幾步走上嫵娜而行的婦女身旁。只因街上路燈的光已是低黯。又因他身上披著斗篷雪衣。急切中看不出那人容貌。但誰也見得是箇年輕的婦人。柯列基道。半路上實在失禮得很。慙地寒冷。這夜裏卻要走往何方。時候又不早了。小生意欲將些取煖的東西奉敬奉敬。現成的忒雷架早已預備伺候前來。快請坐上去。一同前往那裏去。那女子驚懼萬分。看來人形容大爲不妙。必定鬧出什麼事情。再望四邊見沒一箇人影。人家窗戶處處閉了。連一點燈光也沒有。這便如何是好。心裏想著身子早已索落。落抖起來。格格楞楞。你堂堂男子。無端說那樣無禮的話。大大不該。正在難解難分。那邊看見這情形跑過來一箇人。乃是第一箇喝酒大醉的薩開那參將。一面氣喘呼呼。一面喊道。噲。莫放走了。怎麼那箇著啊著啊。那箇說著。意欲用手去拉那女子。那邊隨後又

來了李召夫。你想三個醉醺醺的大漢做出這等行爲。那女子怎不要比遇了虎狼還害怕。又扭扭捏捏道。各位男子快些讓我過去。要不然我就要高聲喊叫。可丟了你們的臉。薩開那道任你喊叫。沒有人家知道。却便怎樣。諸君。咱們趁早罷。柯列基道。那也好。話猶未了。三個人一閃而上。早已將女子連頭帶腳扛擡起來。好似蒼鷹搏雞。裝入忒雷架之內。又拿過一張熊皮坐褥夾頭夾腦。將他渾身裹住。女子那裏掙扎得動。那裏抵抗得住。手脚也軟了。嗓子也塞了。就是能發叫嚷。奈何這萬籟寂。鬼神出現的冰雪深夜之中。忽聽得一聲高喊。車夫與我走。緊接著三頭快馬。迅雷疾風般奔馳騰躍而去。約莫有二分鐘前後。已到紅茶館門前。頓卽停住。三人依舊連熊皮包著女子。捧擡出來。只見身體不動。聲息俱無。被他們送到館裏貼底一間屋子裏。真是天昏地闇。日月無光。但則說書人有件不懂的事。他三個人恁地作爲。難道紅茶館竟沒有一個人麼。既是有人。難道不能打個抱不平。說句公話麼。咳。看官不知。這紅茶館裏本來可以選舞徵歌。飛觴侑酒。那些娼妓們來到這裏被

客人們胡行亂鬧不成體統以致弄得哭哭啼啼起來這是差不多天天有的何止百十次伺候的小二們眼睛裏看慣了不算什麼希罕因此一些沒有詫異之心至於那來的婦女究竟是娼妓或是良家那有那閒工夫去照管總道是客人帶來脩酒與他們什麼相干這一天柯李薩三個人又做弄這個女子店小二不但不去阻攔反倒傻笑著呆立在房門口張看取樂薩開那望著他道哈待過一點鐘俺囑咐你取酒菜來店小二一聲答應回頭便去這裏只聽見砰的一聲已打裏面下了鎖薩開那隨將鑰匙藏入衣袋之中再看那女子披著皮套躺在一張長靠椅之上身體還自抖擻著臉色是貼青毫無人氣他三個人卻我看你你看我面面相覷也不言語。

第二回 喪母

這一夜之間起先是彤雲密布天地茫然到得九點多鐘忽然一輪明月打雲朵裏走了出來照得人間猶如白晝那煙霧也散了瀾漫著清空之氣既如夢覺又如酒

醒。那月光更映著地上的雪。真是水晶宮裏。別透玲瓏。耀耀幌幌。正合著銀世界玉裝成兩句話。這樣美景良宵。只可惜天寒更靜。道斷人行。那時這條街路盡頭。有一家。人家門戶。還開著不閉。一個老人披著一件不知經過幾世的狐皮外套。帽子帶得幾乎蓋住眼睛。獨自一個走出門口。呆呆伫立。只顧向街中兩頭迴頭眺望。或又側著耳朵細聽。不知爲了什麼事情。一望而知是心裏有萬分焦急的模樣。眺望一回。嘴裏歎兩口氣。咕嚕道。這是怎麼說。目今總該回來了。時候這樣遲。真是叫人擔念。說罷。又入門內。只見屋中火爐傍邊椅子上。躺著一位老而又病可憐的婦人。這婦人乃是老者的妻子。原來患了十數年的風病。麻木不仁。全身不遂。身上只積下些皮和骨頭。衰瘦得不成模樣。躺著不一會。見垂老的丈夫打門外走了入來。懶洋洋問道。不曾看見麼。那孩子這麼些時。從不曾有到這麼晚還不回來的事。莫不是路上出了什麼亂子麼。老人聽了。也不回答。緩緩步入室內。只顧自己靜心揣想。婦人又道。據我看來。不如差一箇人到葛拉夫家裏去看望一遭兒。你道怎樣。老人

道。唔。也。說。得。是。一。面。說。一。面。就。望。裏。邊。廚。房。裏。走。到。得。那。裏。見。厨。子。和。一。箇。僕。人。正。在。預。備。晚。餐。等。待。姑。娘。回。來。當。即。喚。過。僕。人。立。即。往。葛。拉。夫。夫。人。那。裏。去。探。問。姑。娘。在。也。不。在。自。己。重。復。回。了。住。房。益。發。繃。眉。搓。手。又。疑。又。嚇。現。出。不。能。安。心。的。模。樣。婦。人。只。得。勸。慰。道。你。也。毋。須。那。樣。耽。憂。難。不。成。他。能。夠。丟。掉。了。麼。快。些。喫。飯。罷。無。奈。老。人。那。裏。喫。得。下。只。一。心。等。待。女。兒。來。到。答。道。唉。我。什。麼。也。不。想。喫。你。却。怎。樣。婦。人。不。答。原。來。做。母。親。的。更。比。父。親。加。上。幾。倍。耽。憂。益。發。喫。咽。不。下。他。兩。人。都。是。不。言。不。語。暗。地。傷。心。過。了。好。一。會。聽。見。廚。房。裏。有。說。話。聲。音。老。人。想。莫。是。僕。人。回。來。麼。刷。的。立。起。身。來。慌。慌。張。張。走。了。入。去。不。意。那。僕。人。正。要。入。來。回。稟。剛。剛。頭。碰。頭。打。了。一。箇。照。面。連。忙。問。道。怎。麼。樣。怎。麼。樣。姑。娘。在。那。裏。麼。僕。人。答。道。哎。喲。葛。夫。人。說。今。天。不。曾。見。姑。娘。的。面。老。人。著。急。道。怎。麼。姑。娘。不。曾。到。葛。府。上。去。麼。！。恁。地。時。却。往。那。裏。去。說。著。臉。上。早。已。大。變。了。顏。色。回。身。到。病。妻。旁。邊。意。欲。開。言。却。一。句。話。也。說。不。出。惟。有。握。住。妻。子。的。手。魂。靈。兒。好。似。出。了。軀。殼。飛。上。半。天。不。知。怎。樣。纔。好。那。婦。人。却。故。意。裝。作。笑。

臉安心適意的道。你老人家又何必那樣著急。我想他定然到披亞那西洋琴師家裏去了。若是果然料想不久就要歸來。你樂得先喝一盃酒解解寒氣。慢慢等他。婦人這說話之間。壁上掛著的自鳴鐘。已鏗鏘打了十下。老人道。你瞧。十下鐘了。斷不該這遲時候。還在琴師那裏。料必定然出了什麼事。說著。直看著妻子的面顏。見他老病顛連。更加上些傷心酸鼻。叫一聲女兒名字。麗查啊。哭泣得擡頭不起。婦人也禁不住流淚道。你老可怎樣呢。麗查任是如何。可也不致喪身送死啊。若果真有那意外的事。俺們便怎樣好。可憐費去多少苦心。纔得將他養大一家子。單留這箇獨種。噯。我想起來。胸口也漲得裂哩。那……說到這裏。停住了。接著悲歎幾聲。老人又道。唉。那樣意外的事。雖則不該有。但直到這時候。還不回來。任是誰人。也不能放心啊。老人話雖恁地說。不敢道箇凶字。心裏却有千萬無量的苦楚。悲酸旁人那能知道。婦人又道。噯。看這樣情形。定然他身上出了凶險的事。毫無可疑。你老快些到聖像之前。點箇燈。虔心齋供。俺們成婚時用的那對蠟燭。本待遇有病痛災難時。

候向聖神求救的如今也將來燃了好好的祈禱一番著著准照這樣辦理如今除了求聖神保佑再也沒有別法快些那蠟燭……老人還沒聽罷立即走入裏間捧過聖像和蠟燭來安在案桌之上點著了火恭恭敬敬朝著他一面將手在胸前畫一箇十字隨卽虔誠禮拜三回禮畢又到妻子面前兩人握一握手一同志心皈命的暗暗祈禱那時別搭別搭的自鳴鐘已到十下半分外清明的月亮那光華寂然無聲射入窗帷裏來火鑪裏的火燒得殘了只聽得煤炭變成沙灰颼颼碎落聲音臘燭的影子陰森淒慘寒照著兩老夫婦憂愁的臉面一會老人突然擡頭低喊道什麼！不是腳步聲麼婦人道怎麼腳步聲連忙伸著脖子側著耳朵可奈什麼也聽不見又道怕不是罷老人道莫囉哩少待會兒瞧他依然靜靜聽著果然有很細的囊囊之聲漸漸走了近來越發响嘍到得門前登即憂然而止婦人那裏耐得住早已出聲高喊可正是我兒老人也道是啊是啊撲的飛也似跑出去開開了門著不是女兒麗查却是何人隨叫啊訥麗查嗎那邊答道父親！老人連忙把頭掉

朝住房那邊喊道。哦。麗查回來了。正說之間。麗查已直望裏走到得母親面前撲通就跪到在地哇的哭了出來。他母親道。啊啊。麗查！你却是何麗查答道。母親！以下就咽住了。說不上來。外面的父親也門上門急急趕到。雖則得見平安無事幸得生還的女兒。但却不能無疑道。他拋忘家庭做了什麼不貞不節的事。大聲問道。麗查。你往那裏去。他母親究竟是心慈。不知不覺將手搭住女兒肩膀之上。一面看著他嬌啼臉面一面也問你。直到這會兒在那裏閒遊。父親和爲娘不知著急到什麼田地。你。你。你。在外可弔膽提心麼。他父親又道。著啊。你往那裏去。還不快說麼。麗查見兩老問得兇。端容正色答道。兒往那裏去麼。做什麼事麼。兒也母須說得總是遭見大大的不幸。說著旋即立起身來。脫了外套。又拔去手套子。撲的坐到一把椅子上。兩老仔細再爲一看。見他臉色如灰土一般。頭髮蓬蓬散亂。手指上有好幾處血痕。像似被指爪抓傷。內中有箇紅的大痣。也有血跡。停了一會。麗查纔又道。我這會兒來的是什麼所在。也迷惑了。不知道。又被誰人帶到那箇所在。也是不知我……是

壞了。天大的體面聲名。不能再見我父親和母親的面。可知軟弱無能的閨女。流受了說不出來的強暴無禮。麗查一面說。早是歷歷落落。哭得又發抖起來。他母親見這情形。怎不要心肝震動。叫一聲啊。啲。登時厥了氣。麗查一見連忙取過順氣化痰藥水。向他施救。停了一會。這纔略的吐出一口頑痰。睜開眼睛。一把又抓住麗查。一句話也不說。惟有淚珠兒。濺滿了臉面。那邊一直定心細想的父親。忽地開言道。快些將真情說來。不得道半句假話。麗查道。兒必須對聖神立箇誓。立誓之後。定然要去復讐。兩老忙道。著啊。好好道這。快些說與爺娘聽者。於是麗查在中兩親左右分開。凝視細聽。麗查又勉強定一定神氣。纔道。今天乃是披亞那琴會的開會之日。我照例前往那裏去。爲因先生有事出外。等待他回來。這纔開會。已是下午四下鐘。待至會畢。天已黃昏。先生曾說。差人護送孩兒回來。但因路途不遠。又是孩兒走慣的路。當即辭謝。不要人護送。獨自一箇急急望家門回來。約莫離我家一里遠近。一箇所在。只見有路過的忒雷架。停著等待客人。有三箇男子。遠遠望見孩兒。